第一讲《亚文化的一般理论》

阿尔伯特·科恩

·本文选自美国社会学家阿尔伯特·科恩（1918）的1955年出版的《越轨男孩：团伙文化》（Albert K· Cohen， Delinquent Boys：The Culture of the Gang）一书。科恩在这 本书里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男性帮派的调查，对亚文化的起源进行了分析。他提出：越轨和违法亚文化的行动是为了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青少年越轨亚文化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人阶级青年面对资产阶级关于工作、成功和金钱的价值观产生的“地位挫折”（status

frustration），青少年的“解决办法”就是拒绝和反抗，包括越轨和犯罪。“问题解决”的思路成为了亚文化理论的一个里程碑，极大地影响了随后的亚文化研究。

·参照系指的是人们对于自己所碰到的处境的看法。我们关于事物、可能的事物以及何种行动导致何种后果的信念，并不必然与“客观”的真实一致。我们总是透过包含了我们赋予处境的利益、偏见、旧框架和价值观的眼睛去看到他们。当我们遇到真正的难题而缺乏现有的解决办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紧张、沮丧、不满、内疚、辛酸、焦虑或绝望。这些感觉以及无法获得解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正式参照体系所导致的后果。

·参照体系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一致性。一个独自拥有某种宝贵东西或者轻视他人所珍爱的事物（不管它们是一种艺术形式、政治信念、职业欲望还是赚钱方式）的人，不仅会丧失地位，他的信仰也是不确定的、摇摆的和不稳定的。

·参照群体

·某些群体作为界定个人信仰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权威比其他的群体更有效。

·如果我们的问题没有被群体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且问题又极其紧迫的话，我们就会去寻找具有不同亚文化参照体系的群体。社会过程的丰富性也在于群体的持续重组和个体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流动，这些行为都是在无意识地寻找适合解决人们适应调节问题的社会环境。

·如何解决这一个矛盾。一个行之有效地方法就是对参照体系本身进行一些改变。行动者可能放弃追求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除非他说服自己这一目标根本没有价值。否则这算不上一个解决办法。比如说：面对失败，可以通过归咎于他人的狡辩、狠毒或堕落，可以将“失败”转变成不那么羞耻的事情，但这就意味着采取新的看待他人和自己的视角。行动者也可以通过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继续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是同样他需要改变道德标准来消除内疚。

·精神分析学的“调节机制”—投射、合理化、替代— 这些属于通过行动者在参照系之内来做出处理。

·1．行动就是解决问题。

·阿尔伯特·科思提出了一个心理假设：所有人类活动，不仅仅包括青少年犯罪，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正在进行的努力。在解决它们之前，这些问题都会引发某种程度的紧张、不安定和挑战。我们在做和不做、做这个和做那个、这么做和那么做之间徘徊。每个选择都是一种行为，每个行为都是一种选择。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一种成功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意味着痛苦、焦虑和迷惑。大多数问题都是熟悉和重复出现的，我们很多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就能行之有效地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另外一些问题却不那么容易解决。它们总是困扰着我们，从而促使人们想出新的解决方法。

2.导致问题产生的各种因素和环境源于行动者的“参照系” 或者行动者所面临的处境(situation)。 处境指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以及我们在这一世界中的 位置。其中包括行动的物质环境， 用于满足目标的有限时间和能量供给以及最为重要的周围人的习惯、期望、要求和社会组织。处境制约了我们能够做什么和拥有什么，也限制了我们所从事的和所拥有的东西的可能性条件。处境使我们无法同时实现所有强烈的渴望。一部分人可能直接被处境剥夺了成功的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又可能被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但它所提供的唯一手段可能在道德上却使矛盾的，比如说欺骗、诡计和溜须拍马可能使获得晋升的唯一可行的道路 。

·3．人类的问题在组成社会体系的各种角色之中的分布并不是随机的。每个年龄段、种族、性别和民族类型，每个职业、经济阶层和社会阶级都由各种人组成，这些人被其所在的社会赋予了各种参照系，并面临着其所在的社会所赋予的不同于其他角色的处境。比如，对于以阶级体系中不同位置为起点的人们而言，其获得权力和声望的机会是不同的；他们对这些方面的渴望程度和满足愿望的方式也似乎并不相同。